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三十一回 論江湖揭破偽術 小勾留驚遇故人

到了次日午後，方伏廬果然打發人送來一部《四裔編年表》。我這兩天帳也對好了，東西也買齊備了，只等那如意的裝璜匣子做好了，就可以動身。左右閒著，便翻開來看。見書眉上果然批了許多小字，原書中國曆數，是從少昊四十年起的，卻又注上「壬子」兩個字。我便向德泉借了一部《綱鑑易知錄》，去對那年干。從唐堯元年甲辰起，逆推上去，帝摯在位九年，帝嚳在位七十年，顓頊氏在位七十八年，少昊氏在位八十四年。從堯元年扣至少昊四十年，共二百零一年。照著甲辰干支逆推上去，至二百零一年應該是癸未，斷不會變成壬子之理。這是開篇第一年的中國干支已經錯了。他底下又注著西曆前二千三百四十九年。我又檢查一檢查，耶穌降生，應該在漢哀帝元壽二年。逆推至漢高祖乙未元年，是二百零六年。又加上秦四十二年，周八百七十二年，商六百四十四年，夏四百三十九年，舜五十年，堯一百年，帝摯九年，帝嚳七十年，顓頊氏七十八年，少昊共在位八十四年。扣至四十年時，西曆應該是耶穌降生前二千五百五十五年。其中或者有兩回改換朝代的時候，參差了三兩年，也說不定的，然而照他那書上，已經差了二百年了。開卷第一年，就中西都錯，真是奇事。又翻到第三頁上，見伏廬書眉上的批寫著：「夏帝啟在位九年，太康二十九年，帝相二十八年。自帝啟五年至帝相六年，中間相距五十一年。今以帝啟五年作一千九百七十四年，帝相六年作一千九百三十七年，中間相距才三十七年耳，此處即舛誤十四年之多矣」云云。以後逐篇翻去，都有好些批，無非是指斥編輯的，算去卻都批的不錯。金子安跑過來對我一一看道：「呀！你莫非在這裡打鐵算盤？」我此時看他錯誤的太多，也就無心去看。想來他把中西的年歲，做一個對表，尚且如此錯誤，中間的事跡，我更無可稽考的，看他做甚麼呢。正在這麼想著，聽得金子安這話，我便笑問道：「怎麼叫個鐵算盤？我還不懂呢。」金子安道：「這裡又擺著曆本，又擺著算盤，又堆了那些書，不是打鐵算盤麼。」我問：「到底甚麼叫『鐵算盤』？」金子安道：「不是拿算盤算八字麼？」我笑道：「我不會這個，我是在這裡算上古的年數。」金子安道：「上古的年數還算他做甚麼？」我問道：「那鐵算盤到底是甚麼？」金子安道：「是算命的一個名色。大概算命的都是排定八字，以五行生剋推算，那批出來的詞句，都是隨他意寫出來的；惟有這鐵算盤的詞句，都在書上刻著。排八字又不講五行，只講數目，把八個字的數目疊起來，往書上去查，不知他怎樣的加法，加了又查，每查著的，只有一個字，慢慢加上，自然成文，判斷的很有靈驗呢。」我道：「此刻可有懂這個的，何妨去算算？」

說話間，管德泉走過來說道：「江湖上的事，哪裡好去信他！從前有一個甚麼吳少瀾，說算命算得很準，一時哄動了許多人。這裡道臺馮竹儒也相信了，叫他到衙門裡去算，把合家男女的八字，都叫他算起來。他的兄弟吉雲有意要試那吳少瀾靈不靈，便把他家一個底下人和一個老媽子的八字，也寫了攙在一起。及至他批了出來，底下人的命，也是甚麼正途出身，封疆開府。那老媽子的命，也是甚麼恭人、淑人，夫榮子貴的。你說可笑不可笑呢！」金子安道：「這鐵算盤不是這樣的。拿八字給他看了，他先要算父母在不在，全不全，兄弟幾人；父母不全的，是哪一年丁的憂，或喪父或喪母。先把這幾樣算的都對了，才往下算；倘有一樣不對，便是時辰錯了，他就不算了。」德泉道：「你還說這個呢！你可知前年京裡，有一個算隔夜數的。他說今日有幾個人來算命，他昨夜已經先知道的，預先算下。要算命的人，到他那裡，先告訴了他八字；又要把自己以前的事情，和他說知，如父母全不全，兄弟幾個，那一年有甚麼大事之類，都要直說出來。他聽了，說是對的，就在抽屜裡取出一張批就的八字來，上面批的詞句，以前之事，無一不應；以後的事，也批好了，應不應，靈不靈，是不可知的了。」我道：「這豈不是神奇之極了麼？」德泉笑道：「誰知後來卻被人家算去了！他的生意非常之好，就有人算計要拜他為師，他只不肯教人。後來來了一個人，天天請他吃館子。起先還不在意，後來看看，每吃過了之後，到櫃上去結帳，這個人取出一包碎銀子給掌櫃的，總是不多不少，恰恰如數。這算命的就起了疑心，怎麼他能預先知道吃多少的呢？忍不住就問他。他道：『我天天該用多少銀子，都是隔夜預先算定的，該在那裡用多少，那裡用多少，一一算好、秤好、包好了，不過是省得臨時秤算的意思。』算命的道：『那裡有這個術數？』他道：『豈不聞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既是前定，自然有術數可以算得出了。』算命的求他教這法子。他道：『你算命都會隔夜算定，難道這個小小術數都不會麼？』算命的求之不已，他總是拿這句話回他。算命的沒法，只得直說道：『我這個法子是假的。我的住房，同隔壁的房，只隔得一層板壁，在板壁上挖了一個小小的洞。我坐位的那個抽屜桌子，便把那小洞堵住，堵小洞的那橫頭桌子上的板，也挖去了，我那抽屜，便可以通到隔壁房裡。有人來算命時，他一一告訴我的話，隔壁預先埋伏了人，聽他說一句，便寫一句。這個人筆下飛快，一面說完了，一面也寫完了。至於那以後的批評，是糊裡糊塗預寫下的，靈不靈那個去管他呢。寫完了，就從那小洞口遞到抽屜裡，我取了出來給人，從來不曾被人窺破。這便是我的法子了。』那人大笑道：『你既然懂得這個，又何必再問我的法子呢。我也不過預先算定，明日請你吃飯，吃些甚麼菜，應該用多少銀子，預先秤下罷了。』算命的還不信，說道：『吃的菜也有我點的，你怎麼知道我點的是甚麼菜、多少價呢？』那人笑道：『我是本京人，各館子的情形爛熟。比方我打算定請你吃四個菜，每個一錢銀子：你點了一個錢二的，我就點一個八分的來就你；你點了個六分的，我也會點一個錢四的來湊數。這有甚麼難處呢。』算命的呆了一呆道：『然則你何必一定請我？』那人笑道：『我何嘗要請你，不過拿我這個法子，騙出你那個法子來罷了。』說罷一場乾笑。那算命的被他識穿了，就連忙收拾出京去了。你道這些江湖上的人，可以信得麼！」一席話說得大家一笑。

德泉道：「我今年活了五十多歲，這些江湖上的事情，見得多了。起先我本來是極迷信的，後來聽見一班讀書人，都斥為異端邪術，我反起了疑心。這等神奇之事，都有人不信的，我倒怪那些讀書人的不是呢。後來慢慢的聽得多了，方才疑心到那江湖上的事情，不能盡信，卻被我設法查出了他許多作假的法子。從此以後，我的不信，是有憑據可指的。那一班讀書先生，倒成了徒托空言了。我說一件事給你兩位聽：當日我有一位舍親，五十多歲，只有一個兒子，才十一二歲，得了個痢症，請了許多醫生，都醫不好。後來請了幾個茅山道士來打醮禳災，那為頭的道士說他也懂得醫道，舍親就請他看了脈。他說這病是因驚而起，必要吃金銀湯才鎮壓得住。問他甚麼叫金銀湯，可是拿金子、銀子煎湯？他說：『煎湯吃沒有功效，必要拿出金銀來，待他作了法事，請了上界真神，把金銀化成仙丹，用開水沖服，才能見效。』舍親信了，就拿出一枝金簪、兩元洋錢，請他作法。他道：『現在打醮，不能做這個；要等完了醮，另作法事，方能辦到。』舍親也依了。等完了醮，就請他做起法事來。他又說：『洋錢不能用，因為是外國東西，菩薩不整的，必要錠子上剪下來的碎銀。』舍親又叫人拿洋錢去換了碎銀來交與他。他卻不用手接，先念了半天的經，又是甚麼通誠。通過了誠，才用一個金漆盤子，托了一方黃緞，緞上面畫了一道符，叫舍親把金簪、碎銀放在上面。他捧到壇上去，又念了一回經卷，才把他包起來放在桌子上，撤去金漆盤子，道眾大吹大擂起來。一面取二升米，撒在緞包上面；二升米撒完了，那緞包也蓋沒了。他又戟指在米上畫了一道符，又拜了許久，念了半天經咒，方才拿他那牙笏把米掃開，現出緞包。他捲起衣袖，把緞包取來，放在金漆盤子裡，輕輕打開。說也奇怪，那金簪、銀子都不見了，緞子上的一道符還是照舊，卻多了一個小小的黃紙包兒。拿下來打開看時，是一包雪白的末子。他說：『這就是那金銀化的，是請了上界真神，才化得出來，把開水沖來服了，包管就好。』此時親眷朋友，在座觀看的人，總有二三十，就是我也在場同看，明明看著他手腳極乾淨，不由得信。然而吃了下去，也不見好，後來還是請了醫生看好的。在當時人人都疑是真有神仙，便是我也還在迷信時候上。多少讀書人，卻一口咬定是假的，他一定掉了包去。然而幾人虎視眈眈的看著他，拿緞包時，總是捲起袖子；如果掉包，豈沒有一個人看穿的道理。後來卻被我考了出來，明明是假的，他仗著這個法子去拐騙金銀，又樂得人人甘心被他拐騙，這才是神乎其技呢！」我連忙問：「是怎麼假法？」德泉取一張紙，裁了兩方，折了兩個包，給我們看。

看官，當日管德泉是當面做給我看的，所以我一看就明白。此刻我是筆述這件事，不能做了紙包，夾在書裡面，給看官們看。只能畫個圖出來，讓看官們好按圖去演做出來，方知這騙法神妙。圖見下頁。

德泉折了這一式的兩個紙包道：「你們看這兩個紙包，是一式無異的了。他把兩個包的反面對著反面，用膠水黏連起來，不成了兩面都是正面，都有了包口的了麼？他在那一面先藏了別的東西，卻拿這一面包你的金銀。縱使看的人疑心他做手脚，也不過留神在他身上袖子裡，那知道他在金漆盤裡拿到桌子上，或在桌子上拿回金漆盤裡時，輕輕翻一個身，已經掉去了呢。」我道：「這個法子，說穿了也不算什麼希奇。」德泉道：「說穿了，自然不希奇，然而不說穿是再沒有人看得出的。我初考得這個法子時，便小試其技，拿紙來做了一個小包，預包了一角小洋錢在裡面。卻叫人家給一個銅錢，我包在這一面。攢在手裡，假意叫他吹一口氣，把紙包翻過來，就變了個小洋錢。有一個年輕朋友看了，當以為真，一定要我教他。我要他請我吃了好幾回小館子，才教了他。他懊悔的了不得。」我道：「教會了他，為甚倒懊悔起來呢？」德泉道：「他以為果然一個銅錢，能變做一角小洋錢，他想學會了，就可以發財，所以才破費了請我吃那許多回館子。誰知說穿了是假的，他那得不懊悔！」子安和我，不覺一齊笑起來。我又問道：「還有甚麼作假的呢？」德泉道：「不必說起，沒有一件不是作假的，不過一時考不出來。我只說一兩件，就可以概其餘了。那『祝由科』代人治病，不用吃藥，只畫兩道符就好了。最驚人的，用小刀割破舌頭取血畫符，看他割得血淋淋的，又行所無事，人人都以為神奇。其實不相干，你試叫他拿刀來把舌頭橫割一下，他就不能。原來這舌頭豎割是不傷的，隨割隨就長合，並且不甚痛，常常割他，割慣了竟是毫無痛苦的。若是橫割了，就流血不止，極難收口的。只要大著膽，人人都可以做得來。不信，你試細細的一想，有時吃東西，偶然大牙咬了舌邊，雖有點微痛，卻不十分難受；倘是門牙咬了舌尖，就痛的了不得。論理大牙的咬勁，比門牙大得多，何以反為不甚痛？這就是一橫一豎的道理了。又有那茅山道士探油鍋的法子，看看他作起法來，燒了一鍋油，沸騰騰的滾著，放了多少銅錢下去，再伸手去一個一個的撈起來，他那隻手只當不知。看了他，豈不是仙人了麼？豈知他把些硼砂，暗暗的放在油鍋裡，只要得了些須暖氣，硼砂在油裡面要化水，化不開，便變了白沫，浮到油面，人家看了，就猶如那油滾了一般，其實還沒有大熱呢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到了晚飯時候。這一天格外炎熱，晚飯過後，便和德泉到黃浦灘邊，草皮地上乘了一回涼，方才回來安歇。這一夜，熱的睡不著，直到三點多鐘，方才退盡了暑氣，朦朧睡去。忽然有人叫醒，說是有個朋友來訪我。連忙起來，到堂屋一看，見了這個人，不覺吃了一驚。

正是：昨聽江湖施偽術，今看骨肉出新聞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再記。